

温 樽

黄复彩

冬至过后，气温骤降；因寒，便想喝点酒提提阳气，遂从柜中搬出一瓶二锅头，正好桌上有两样下酒好菜，一尊火锅。那天的酒倒也没少喝，但却喝得全无趣味。便知道，喝酒，是需要心境的。又想起当年偶遇一老僧关于喝酒的几大禁忌：太过兴奋不喝，太过郁闷不喝，大寒不喝，大热不喝，如是等等，可听，也可不听。古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但人活一世，真正的知己又有几人？人之与人，太随意不好，太较真也不好。人则如酒，最好的相处在即与不即之间。而能将世间一切有缘人均视为知己者，便是世上的高人，惜这样的高人少之又少。

崇祯五年十二月，大雪三日，是夜，拏舟拥毳，独往湖心亭赏雪的张宗子够痴了吧，不想却又遇上“痴如相公者”金陵二人，相同的痴，让三个陌路人互为知己，有暖酒在炉，何不饮乎？张宗子遂被强饮三大白，其湖心亭赏雪的一幕，便也成了明亡后张宗子漂泊年代刻骨而温暖的记忆。

思维是奇妙的东西，因为酒事，便又想起父亲的一件遗物，遂从柜中小心地捧出，是一件瓷质酒具——温樽。高约三十公分，其椭圆状外形饱满圆润，玉一般洁白，压在一幅刚草就的书法上，便成一幅甚好的画面。此温樽系根据青铜器时代的酒具“爵”发展而来。古人冬天饮酒，爵下可生火暖酒。幼时就曾听父亲说，冬天万不可冷酒入肚，否则写字手会发抖。随着宋代制陶工艺的发达，这种酒器进一步改进，温碗、注子及盖三件为一整体，就如我所得的这种。温碗内加进热水，酒入注子，置于温碗中，盖上盖子，一件端庄温婉的酒器，既让人赏心悦目，也成主人身份的象征，若是有识瓷器的，真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盯着那件酒器仔细地看，竟越看越爱。这才注意到其底部有“岳峰制于民国二十八年”字样。岳峰是老家一带有名的乡绅，也是父亲的老友。1949年改天换地前夕，岳峰将一批瓷器藏到我家。一年后，似乎也没有人要为难他，他甚至还被新政府请为参事，于是，那批瓷器便被岳峰带人取走了，为了回馈父亲的友情，他也留下几件。

父亲逝去三十多年了，回想当初



冰花 李海波 摄

父亲喝酒，用来暖酒的是一只黑色的陶制小壶，街市上极普通的一种。每入寒冬，母亲必事先将酒壶煨在余火上，等着父亲下班。冬天的泥炉中炭火明艳，砂吊中沸跳着的哪怕是最平常的咸菜炖豆腐，在父亲的酒香中，一家人照样吃得热汗津津，其乐融融。

也是那半瓶二锅头的缘故，那日独坐书屋，想着故去三十多年的父亲，想起当年父子之间莫名的隔膜，盯着那件暖酒的温樽，禁不住落下泪来。只是记忆中父亲从不曾用过这别具一格的酒器，是嫌其烦，还是觉得太过华贵，与一桌子的粗茶淡饭很不相宜？

父亲与岳峰是黄氏近族，二人年龄相仿，只是岳峰长父亲一辈，父亲说起岳峰来，便称“岳峰大爹”，当然是随我们这一辈的叫法。据说岳峰被推举为公堂执事时才四十出头，但却在推动民族的公序良俗、保护山林、乡村教育方面很做了几件大事。那些年我每回故乡，与老人们说起岳峰，都有一段段故事，有悲有壮，终在我面前活画出一个性鲜明的乡贤形象。

仍记得1960年代初，家里来了一位面目清癯、银须飘拂的长者。虽时在困难年代，父亲还是在家里准备了一桌不错的酒菜。后来知道，此人正是岳峰。因为历史问题，岳峰当时正在普济圩农场接受监管。据其说，此次路过我家，是因为刚从法国任外交使节回京述职的大先生回到故乡，提出想见他一面。于是，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岳峰被暂获回乡，以遂大先生要见故人的夙愿。岳峰与大先生见面后，即再回普济圩农场，直到一年后重获自由回到故乡。我时尚幼，不知道大先生为何人，但我从父亲与他的交谈中知道，那是我们黄氏宗族的人中翘楚，走过长征路，参加过宁都暴动，与日本人交过手，与国民党打过仗，也在复杂的外交战线上担任过重要职务。只是岳峰一直没有说大先生要特别会见他的理由。

直到很多年后的1988年，时

任中顾委常委的大先生再回故里。其时我在安庆日报社工作，接到我的一位在安庆师范学院担任文科教授的堂兄黄华康的电话，说大先生要在马山宾馆会见在宜的氏族乡亲。我并不是一个好热闹的人，也没有要见大人物的欲望，但我不久前读到一篇文章，说某著名导演当年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因年龄问题受阻，便拿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去找时任文化部领导的大先生，这才被北京电影学院破格录取。

我无法确认这件事的真伪，但我知道大先生本人就是画家、书法家，一位有文化情怀的将军艺术家，他一定曾鼎力帮助过这位处于人生低潮时有才华的年轻人——这是确定的。

我不应该错过与这位乡贤长辈会见的机会。

在一间宽大的会客厅里，大先生身着藏青色中山装，头戴人民帽，一一与每个乡民握手、叙谈。他握着我的手，当得知我的祖籍所在时，便问我通往黄氏祠堂（黄山小学）方向的那条水坝修好了没有。我摸着头，局促地说，还不知道呢，因我很久没有回故乡了。那天下午，与会见的乡亲有四五十之多，老人家一一地问到电通了没有，水库修得怎么样了，公路通到哪儿了，老乡们粮食够不够吃等。大先生说，说到爱国，首先是要爱家乡，一个不爱自己家乡的人又何谈爱国？后来华康兄私下对我说，大先生的这句话应该是针对他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而遭到一些非议而说。那天的会见大约进行了三个小时，结束时，大先生忽一声喟叹：可惜呀，当年公堂的几位老人都不在了。他说，当年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因秘密参加了中共的地下组织，家里便断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逼他返乡，是氏族公堂每月给他寄去十五元大洋，才助他完成了学业。虽然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公堂执事的名字，但我在第一时间就想起那位面目清癯、银须飘拂的长者，想起那一年那位老者被从普济圩

农场临时放释，路过我家时的情景，岳峰大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清晰起来。

当年的岳峰大爹成就了年轻的大先生，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大先生不仅成就了一个有才华的电影导演，也成就了家乡的公路、水库、电缆、学校，乃至孩子们上学必经的一条河流上的水坝。善是一种接力，是一个公平社会生物链上的一环又一环，唯有如此，才能成就一个又一个人杰，让家乡美好，让国家强盛。

现在再说岳峰大爹与我父亲的交往。民国二十八年，岳峰在景德镇为其长子大婚而订制了一批瓷器。第二年，五十六岁的岳峰喜得长孙。是年冬天，岳峰坐在火桶上正逗着孙子，一群土匪破门而入。岳峰将孙子扔给夫人，披一件狐皮大衣从后门跳墙而逃。土匪朝他开了一枪，击穿了他的狐皮大衣，岳峰自己却皮毛未损。据说后来当地的另一支武装头目黄三麻子要替岳峰出这口恶气，但却被岳峰劝阻了，最后以三百块大洋赎回了孙子。岳峰说，能用钱了结的事，决不用载角武力。

六十岁后，岳峰似有所悟，遂退出江湖，前往被当时人称小上海的江南和悦洲，于洲尾一僻静处筑一座小楼安享晚年。据说岳峰临走前将家里能转让的都转让了，能送人的都送人了，包括祖上留下的土地，这使得岳峰在此后的土改运动中安然无恙。

我不知道父亲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和悦洲的，一个是乡绅兼氏族公堂执事，一个是民间的手艺人，他们本属两种不同的阶层，二人又是怎样交往而成莫逆的？曾听母亲说，岳峰长子大婚，一房家具就是父亲打的。也有人说，那时候祖父在江南一塾馆任教时，岳峰的儿子做过祖父的学生。而岳峰赠予父亲的瓷器，印象中共有四件，一只龙盘，一只粉彩罐子，一只盛果品的圆盘，另一件就是这件温樽了。四件瓷器中最为贵重的就是那只椭圆形龙盘了，长约四十公分，盘边镶着金丝，盘中彩釉云蒸霞蔚，双龙戏珠似要挣出云层随时从盘中腾空跃出。

那一年父亲得了肾病，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更陷入困境，不得已，父亲将那只龙盘卖了。“破四旧”风声日紧，那只彩釉“松鹤延年”的罐子在某天下午被大哥扔到门口的石板路上粉身碎骨。大哥接着又要去扔那只温樽，被母亲死命夺下。父亲过世后，母亲将那几件瓷器让我们兄弟姐妹各取一件，我便取了这件温樽，也算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份遗产。

器物非人，然器物有性。世间凡有器物，无不蕴含着其制作及收藏者的善恶初心。我保留着这件温白如玉的酒樽，也保留着一份对大先生，对岳峰上人，以及对父亲那一辈人以善为根，以良为本的高洁品性的尊崇。

